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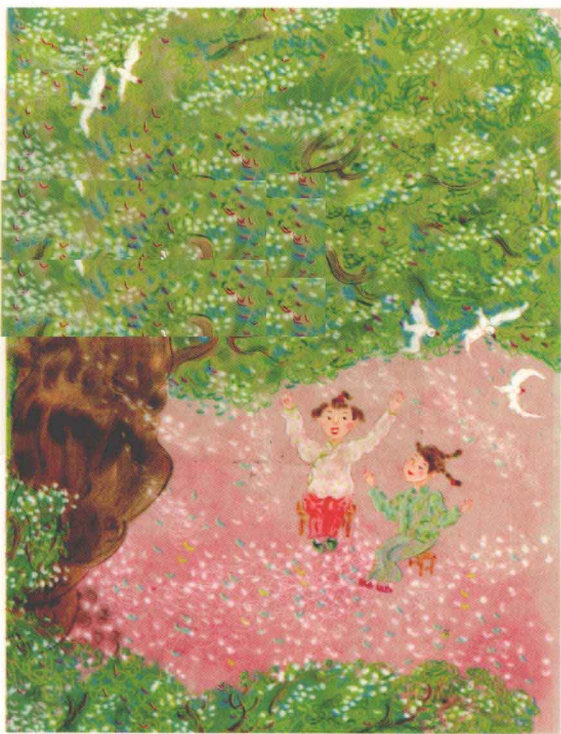
yinjianlingjingdianaicang

# 殷健灵

殷健灵◎著

经·典·爱·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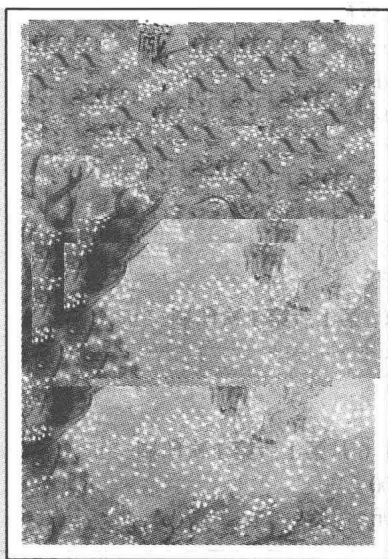
## 看着你的眼睛



新蕾出版社

殷·健·灵·经·典·爱·藏

# 看着你的眼睛



ISBN 7-309-05330-7  
定价：13.00元

本书为《殷·健·灵·经·典·爱·藏》系列丛书之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书以细腻、真挚的笔触，描绘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追求。全书共分八章，每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既有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本书适合广大读者阅读，是了解作者思想、感受生活真谛的佳作。

新蕾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着你的眼睛 / 殷健灵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6  
(殷健灵经典爱藏)  
ISBN 978-7-5307-5140-4

- I. ①看…
- II. ①殷…
-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656 号

---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93 千字

印 张:5.25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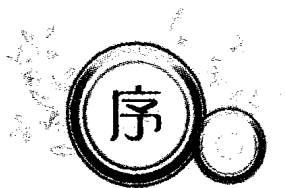
定 价:1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  
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 絮语殷健灵

朱自强 / 儿童文学理论家、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儿童文学也往往陷落于感官世界的时代里，关注心灵和彼岸的作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眼里，殷健灵是一位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她为自己标示出了一块清晰的高地。

殷健灵不是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她其实是一个诗人。她写诗，写散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写小说。她用诗的意绪写小说，用诗性语言做叙述。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的成长。青春的成长就是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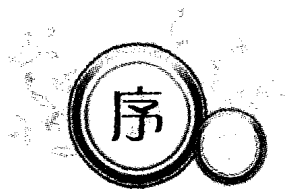
我在她的文学里，感受到她的真诚。她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但那是来自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虚构。这一点对于一个写成长文学的作家极为珍贵。

我也时时从她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看到澄澈的人生智慧的灵光。优秀的成长文学不仅为少年指点迷津，也为成人点亮灯塔。成长文学作家要做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还有，她总是给生活，给她所关切的少年人以温暖、信心和希望，这是她的文字最让人欣喜的地方。这种儿童文学是成长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文学。

我还感到，殷健灵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只是不专注于用情节做叙述的推助，而是喜欢用心理涌动做故事展开的动力。殷健灵是一位心理小说家，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是她建功立业的一个法宝。

尽管殷健灵曾经“自感不善虚构，缺乏创造‘戏剧性’的能力”，但是，《轮子上的麦小麦》、《1937·少年夏之秋》等作品，完全可以帮助她建立创作虚构的情节小说的自信。这样的小说让人看到，她在改变并发展自己。

殷健灵是一个谦逊的作家，这是因为她在辽阔的风景线上，给自己设定了远方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殷健灵的创作，正走在路上。



## 文学中的真生命

刘绪源 / 儿童文学理论家、高级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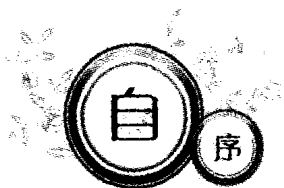
1996年的晚秋，殷健灵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纯真季节》，这是以她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为题材的。我曾写过一篇《秋日览胜》，对这组散文评价颇高，还将她与当时十分走红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相比较，指出后者老练、圆整而前者稚嫩、零碎，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分明是前者高于后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成熟当然是重要的，最好的作品应该要求其完整、成熟、老练；但这并非第一要义。好作品（如果不是最好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生命，要有对人生和文学的真感受，有了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能就是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如果不够老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瑜中有瑕；

外表成熟、老练，但其实并无真生命，这就不是有瑕，而是赝品了。有不少作家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去看，竟还是早年的处女作、成名作最为可读，后来的作品技巧上熟练多了，开头结尾都像模像样了，但内在的真生命却越来越少了。

殷健灵后来在创作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写过不少成人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也写过几部少女题材的幻想小说，在短篇和中长篇上都做过探索，也曾想把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儿童文学中去，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带有较强的“自叙传”成分的作品，而这正是她当初就显出的优点。她早年的小长篇《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和近年的《蜻蜓，蜻蜓》，我以为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尤其是《蜻蜓，蜻蜓》，写一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留守孩子的故事，我以为这里有她自己童年的影子。这几部作品写得平实、凡俗、真切，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感动，仿佛在阅读日常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纯真季节》，虽然在技巧上确是老练多了，当然也大气多了。

在我所读过的殷健灵的创作中，最喜欢的，可能是散文《表达空白》和《方浜中路××号》，还有《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的篇章《天米和廖廖》。殷健灵才华的特点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故事，而更在于对人生的平实的描摹。平实带来的是含而不露，它可以耐得咀嚼，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未必能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我不得不说，比起那些很有冲击力的故事来，这无疑是更好的文学。



#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烟岚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皱褶，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想得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脱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皱褶，也能感受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但大多

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色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所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始写的时候，很自然的，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的“张望与遐想”的时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

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 目 录

- |     |                  |
|-----|------------------|
| 001 | 第一辑<br>猜猜你心里的谜   |
| 027 | 第二辑<br>跳出木格子窗    |
| 055 | 第三辑<br>好一棵“成长树”  |
| 093 | 第四辑<br>指甲壳里的海    |
| 113 | 第五辑<br>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
| 133 | 第六辑<br>梦开始的地方    |



第一辑

猜猜你心里的谜

朋友知己  
看着你的眼睛  
宽容  
嫉妒  
风筝飞出了窗口  
男孩,你为什么要这样



## 朋友知己

我的第一个朋友叫海蓉，我们住得很近，她家的房子和我家的房子前后相邻。我们之所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多半是因为上学回家都能同路。别小看了这一点，它提供了我与海蓉走近和相熟的机会与可能。

上学路上，常常是各自装了一口袋的零食，一把炒蚕豆，一小包甜话梅，或是几粒葵花子，边走边吃。从家门口到学校只有两三分钟的路，我们却要走上一刻钟。嘴里含着话梅核儿，直到吮出核儿里面的甜酸味才舍得吐掉。

已经不记得那时候和海蓉有过怎样的谈话了，只是依稀记得海蓉家永远昏暗的光线。放学以后黄黄的日光穿过错落有致的篱笆和高大的向日葵，斜斜地射进窗子，停留在老式的五斗橱和床架上，屋子里弥漫着被褥和家具散发出来的干燥而陈旧的气味。我和海蓉坐在这样的光线里，一丝一丝极其珍惜地吃着海蓉妈妈做的腌茄子。我嚼得很仔细，慢慢地咽下去，努力让美味的腌茄子在口中多停留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吃腌茄子，也是唯一的一次，以至于长大以后它的特殊而诱人的味道总是引起我美妙的回忆：海蓉把一根干干的茄子放到我的手上，然后侧过脸看我，她的嘴唇薄薄的，抿嘴笑时好像一枚弯弯的月牙……

我对海蓉的记忆有些苍白和单薄，因为三年级分班时，我和海蓉分开了。我们伤心地哭了一会儿，海蓉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常见面。”说着，把一包爆米花塞在我的口袋里，将我的衣袋塞得鼓鼓的。可我们终究还是分开了。虽然海蓉的教室就在我的楼上，但是我们从此不再一起上学。不知道小孩子是否都这样健忘，脑子里似乎容不进太多过去的事情，总是不断填入新的内容。当我后来远远地瞧见海蓉，却不再有兴奋地跑上去抱住她的冲动时，我和海蓉的亲密友情也已渐渐地淡去。那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第二个朋友咏儿。

咏儿也住得与我相近，从我家的窗口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她家绿色的门，门前的走廊上放了三两盆绿叶植物，每天早上咏儿都

提着水壶费力地踮着脚浇水。咏儿扎着两根小辫，缚着素色的蝴蝶结，穿一件碎花的绒布上衣，是一个很清爽娇小的女孩子。

我和咏儿的友谊是姊妹式的，常常是睡在一张床上，头靠头地说话，咏儿喜欢边说话边拉我的头发。那时候，我的头发很长很黑，咏儿白皙的手指在我的发丝间跳动，像是玩一个有趣的游戏。

做课时，咏儿多半是没有自信的，却又是极认真的。作业簿上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写错一个字，咏儿就要撕掉整张纸重新来过。我说：“咏儿，我的答案并不一定对呀。”咏儿却固执地要把自己的答案擦掉，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擦。咏儿的橡皮又大又白，还用淡绿色的纸做了个精致的套子。太阳光开始变暗的时候，咏儿的外婆总会端过来两只碗。那是两只细瓷白碗，好喜欢那两只碗啊，里面常常变戏法一样盛着好吃的东西，或是两三个嫩白的汤圆，漂在碗沿边，或是几颗甜甜的白枣，或是一小把酱红色的黄豆笋干……咏儿的外婆盈盈地笑着，露出白而整齐的假牙，咏儿的外婆是个和善又知礼的老人。

咏儿爱哭，得了“泪包”的绰号，我却总见不得咏儿哭。我说：“咏儿呀，为什么老师一说你，你就哭呢？老师不一定全对。”我还说：“我和蛋蛋一起玩，并不表示不和你好了，你怎么就伤心了呢？”咏儿听了，满眼是泪地看着我，脸涨得通红，拳头噼噼啪啪地落在我的背上。

上初中后，我和咏儿同校不同班，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做功课



了，咏儿也搬了家，搬到离中学很近的地方。有时上学的时候，在校门口遇见从坡上走下来的咏儿，咏儿见了我，立刻飞跑过来。咏儿跑步的姿势有点儿扭捏，辫子一翘一翘的，跑到跟前，咏儿的鼻子上冒着细汗，牙齿有些打战。（咏儿有个小毛病，一遇上兴奋的事牙齿就微微打战。）她的手紧紧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得隐隐地痛。

我们仿佛都在暗地里恪守着什么，是对友谊的忠诚还是专一呢？其实友谊是未必需要专一的。但我们却偏执地相信，一旦各自有了新朋友，就仿佛有负于对方，就会离对方而去。

高一分班时，咏儿的妈妈找到校长，说：“把这两个孩子分在一个班吧，她们太要好了。”咏儿的妈妈是位医生，不是普通而琐碎的家庭妇女。我和咏儿后来真的分在一个班了，经过了漫长的三年的约定，我和咏儿坐在了前后排。我回转身把手伸到咏儿的桌肚底下，握住了咏儿伸过来的暖暖柔柔的手。

后来的三年里，其实我和咏儿并没有多少共处的时间，学业的压力淹没了许多有情趣的东西。但是，彼此真挚的劝勉和支撑却始终存在于两个人中间。当教化学的班主任站在讲台前面，一边翻着厚厚的试卷，一边用慢悠悠的声音说出我和咏儿的成绩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时，我的心便在那一刻悄悄地化开，说不出的甜蜜和舒坦。我相信咏儿也是，因为我分明看见咏儿兴奋得微微泛红的脸颊和她的双眼里跳动的光点，这种光点或许只有我才能读懂，这是两个息息相通的女孩子的心灵密码。